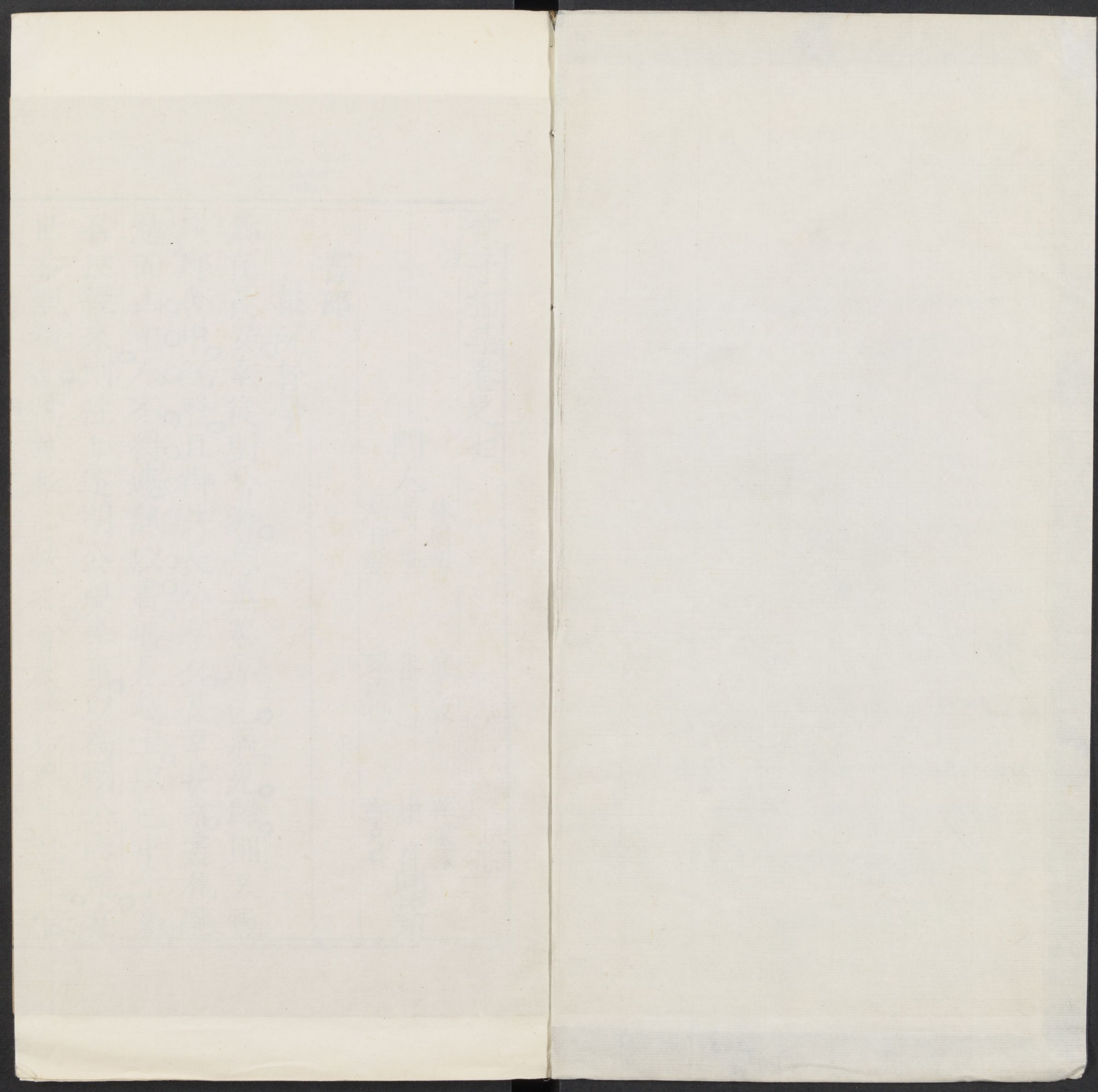


T5417/3971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89

宗子相集卷之七

門人

林朝暉
黃中
趙日新

黃才敏
朱應遇
陳汝揚

汪望棟
謝符同
鄭克曾

書部

報阮督學

鄉在長安幸從明公游。意蒸蒸厚也。病免歸。則又視
我邸舍中。既發。且得共長公朝夕。甚幸甚幸。憲旄馳
越。而山中人不得遽訊。以書。時見越士。以邑中子弟
召授經來。則往。述明公視學事。以為明公兩窅近
世希覲覲也。僕誠私心快之。會嚴博以職事赴越。當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首謁明公。遂托一書。謝昔宗。兼布鄙臆。于下執事。唯明公財察。夫島夷入寇。吳越殺戮。焚掠數百里。為墟。今古至變。謀臣策士。徵兵集餉。非不風馳雲湧。至盛也。相持四載。曾不得志于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為島夷觀笑。何故哉。僕則以為不土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守臣。初上夷變。主上覽書大怒。下策庭臣持議者。以為夷入如風雨飄忽。吳越人懦弱。不能持戈。不足恃。唯調他方勁兵往剿。可期而禽。遂使侍御史曹郎。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授司馬。司馬渡江。逆兵廣陵。二千石以下。朝夕供帳。具散牛酒金帛。勞士。

僅三日。糜二萬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二千里。凡經幾大郡。則所糜何計哉。既抵越。一接戰。輒墮夷計中。枕籍如山。餘者望颺潰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往七從海上。意氣而北。不惧也。是安取客兵哉。夫島夷與中原之寇異。往歲師寇起河南。大軍一出。輒剿已剿。即勒部散去。此宜于客兵者也。廼島夷者。如魚鳥之在江湖。林木出沒聚散。一瞬千狀。其勢難以盡剿。唯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為至計。即使客兵盡勁。可恃亦豈能常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為我禦夷哉。護戎將軍勒千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

抵越其所糜不知其幾矣。而吳越連歲苦餉。既已竭江南租帑。不足給之。且田疇罷耕者什五。有言急餉苛征。徒為夷益。衆亡益也。昔項羽勒吳中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非閭閻編氓。而與今吳異稟哉。士無論強弱。唯其練敵亡論衆寡。唯其氣為今計者。唯練士倡氣之策。總戎責之監司。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史。鍛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勁者。一世無之。誠得海郡士盡勁。亡論今變可彌。即他時夷來。亦何恐也。且又亡大費。越中人往上言。夷畏寧紹不敢闚疆。蓋寧紹人各上家海上。不鬪則

失其居。夷來輒併力持刀格。夷輒敗去。夫嘉湖寧紹相去不數百里。豈強弱頓殊哉。邇者主上忿師久無功。詔捕總戎司馬。罷謫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大托而徒擁烏合之衆。以冀成功。僕固內知有令也。此中傳言。各道兵日益解散去。護戎者俱不敢問。彼其暴露草莽久矣。且腹空無積。又安能留之。故僕以為罷各道兵。而日夜練吳越者。甚便。今楊公新拜命。且明公雖總文事。慷慨戎機。當得朝夕見。胡不以此陳說。楊公之前。而贊翊之。僕蓄此衷長遠矣。暗于近事。益忿不敢以聞。楊公而為明公。一陳者。知明公

者。揚公之所取信。故假明公以信鄙言也。亦唯明公
有以教之。

報張範中

鄙人結髮學語時。則家君具言江上張先生者。博學
工古文詞。即已時上嚮往。後間從諸集中。得讀足下
一二大篇。則固翮上漢魏。唐宋以後。希覩此語矣。抱
病湖海。妄有志於作述之塗。以為揚在昔稱雄天下
而文采未著。私心病之。劉子來拜翰言。且得讀重鄉
諸叙。則喟然太息。深媿足下博識公心。又幸諸君子
得以托其文於不朽。他日海內談文獻者。以揚為稱。

誰之功也。書中獎借款篤。俱愧鄙人之心。至為文義
公輯文托梓。則又桑梓百世華艷。豈鄙人可致私謝
于足下者。文義公勲名久著。藝采特湮。僅有所傳家
梓詩。亦目就損壞難讀。至其自序中所稱文百篇者。
即祈一字片語。不可見聞。蓋其中祚衰。微不能護守。
筐笥至皇。綸箋札往。上流散材家。况遺章散帙。何望
及書來。乃云得文至百。大喜。輒以告鄉之父老。又
大喜。靡不感嘆。足下用心勤厚。使文義有知。即可以
報足下。文義之文托足下。足垂久遠。何事鄙人之
言。願既有重命。且幸生文義公後。則亦不敢不勉綴

一言以報。然非盡得文義。文詳讀之。則亦不能妄為之綴。以遺慙于下執事。敢于記室祈其副錄。已畢讀。乃封還。不竟留也。文義公後有楊司徒公。胡督學公。楊以才胡以節。俱籍上。負重名。邇山居寡務。採掇邑乘。求之二公之家。各出其詩文百首。畧為收整。繁蕪約取精要。稍并上矣。意欲足下各惠一言。置之重鄉。未快。則豈惟往者佩恩哉。二公履歷畧具。維揚新志中。足下有憐才至意。當不厭斯談矣。南北相距不數百里。乃不得乘月問舟。與足下共坐江磯。之石。折言叩隱。鄭我塵蒙言之抱勞而已。劉子有江干之役。敬

再報張範中

阿一言為文義謝情。兼致私悰于左右。亦惟左右教焉。佳刻之惠。併用增感。

客冬。維揖湖干。則劉生芒然奉書還報。兼之佳梓三種。辱之時。迫霜雪日夜走。遂未有以復。茲宜復書中。所采當時諸大貴人語。意旨甚厚。嗟乎。僕何人哉。足下乃以為可語。則亦不敢鑰口。僭布區上。夫聖人未嘗專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同嗟。左馬曹劉李杜者。流相繼。颺起。即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羨蕪李何。再闢。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觀。

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羣心快之且鳳麟之為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于世則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不及牛馬也即婦人孺子而笑之文選者鳳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為不足讀是謂鳳麟之不能耕駕而鄙之者也非忌則愚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為天下重也而乃謂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為奔走奴僕乎甚矣諸貴人之

之疵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于世乎適足取笑而自點耳聊取足下所教我者以復足下足下其函釋然于鄙人之言毋為諸貴人所感而且以感人也有便再托報音

報王元美

昨至淮則江使君持足下書來僕發書讀輒淚數行下是夜寢復起徬徨行無所寄其悵恨已歸而揚州人送足下至江南者復持足下書來敬問足下起居亡恙讀書中語知足下以不得僕書為恨願僕即欲裁一書問足下又何可得也是日謝客讀足下詩僕

與足下別僅數月耳足下詩至百章亡論不減長安
時語而格力音調精工願反過之廣五子者取類甚
當而詩法精願五子者一何厚幸也於上虞生三致
意焉有味哉有味哉七言者雄整五言者精麗要之
不離乎英氣非敢諛足下亦足下所自知也僕七月
與足下別數日即病上甚遂上書于鱗子與強僕起
僕不起行時三子夜携酒視我邸舍中惟足下不在
相顧動顏色明日遂別諸子行計時謂至淮得足下
一會至淮足下已去終四五日耳一歸草堂父老故
舊日相過問途中味殊困一為好語謝之則又相視
而嘻謂無故入情昔所抱痾以誤愈益之矣行將泚
草澤中畧理芝朮俟稍上善飯則欲問醫江南登虎
丘而召足下尊君東伐奏凱有期曾無一言以及節
鉞甚恨甚恨斯道察上上下下千載足下自愛小詩數
章用當面請

再報元美

揚州使來時值歲暮乃云歸且供椒栢罷燈市即領
報書入吳矣日望其來不來也至三月暮始來且曰
歸揚一病上不果來音書迢滯斯人之責深也足下
還吳值春耳目一觀經緯百彙錯綜萬象秘思研詞

精耀華燭當與三吳之勝千古並垂寧止洗百年之
恥哉僕病肺日甚迺遜蓬蘆採藥種芝漸與世隔每
一馳神足下遙思紆結不知危涕之橫集也于鱗子
與非以書來款款前盟大業並屬僕即不肖豈敢重
負諸君昨得于鱗順德之報雖于鱗夙心願處之者
壹何不當也蕭艾重筍驥裏服箱自昔嘆之矣南宮
校文誰過于鱗者而竟斥不與吾道可慮哉子與落
落風塵即得明卿終孤立耳足下當七月還 朝約
我金焦之上謀宿信之談多病相牽石湖之約恐什
空虛矣春來諸什當不減塗示我慰茲離抱

報梁公實

去夏與足下握別寺上心旌共往凡兩得途中手牘
把誦沾衣足下別去一月又為別元美元美旣去僕
病十月上書幸一主上恩賜俾得就醫故國今高枕
草廬已暮春矣憶昔並馬長安鳴珂授簡一時騷壇
直追漢魏真千載竒觀也嘉會不常盛圖難再謝以
春歸子以夏去元美與僕相繼出都獨于鱗子與明
卿落上京邑海內豪傑能復幾人一歲之間萍分雲
散良可念也于鱗五馬之請當在暮秋而子與上疏
分曹留中不報豈惟聚散多端岐途偃蹇彼此固且

甘之矣足下本以烟霞之徒得遂初服採芝鍊石何
所不成矢為文詞益復凌虛駕空不可羈繼僕常言
人世祇有二道上焉者乘青雲弄紫霞而次則宏詞
麗句照耀今古名並日月莫得而掩焉足下將無兩
得之耶僕之為心足下所知謝客巖居不敢自棄于
斯道以負知己近日採藥深山遇異人授以大還之
術意將文詞之業大就然後躡屨而從焉山中偶值
貴鄉人附此徑訊用申前盟茂秦南來則僕有浪遊
五岳之興羅浮雖遠幸為我選石相待也臨風悵悵
不知所云

報元美

三月驛書草上不盡後數日間海寇上吳中太倉急
僕披衣中夜立為足下徬徨行累遣奴往訊奴惧不
敢問舟未嘗不對客欷歔也昨護戎回知吳中大定
使持手書又至大慰新詩佳帛厚我厚我進使者問
知足下戒期北上郵書已去來論乃欲僕一會者甚
厚念也謹勅小奴遲君江滸聞足下已納吳姬復有
廣陵之婢向詩曾聽玉人簫者真聽之矣君當重謝
我詩識也而廣陵人乃顧不得聽焉大恨大恨

報秦二丈

東去海上咫尺耳况與丈又經年別也乃不得乘月
放舸一奉顏色願辱再遣使來佳篇枉惠把讀妻然
離緒交情轉加愈篤海內相知愛孰逾丈哉更讀諸
律詞調精工妙非言及即使拾遺手綴何加焉所諭
東土蓄瘼備見仁人君子所為心者月借州貳移揖
湖東蓬蒿蔽空舍無遺穗父老環舟呼泣舟中者無
不人人隕涕罷酒也州貳移書于府府亦有報言及
僕力所能及豈敢有愛也使還附謝近卜聖願佳十
月既望翹佇仙槎摘蔬治醢細譚款昵耳

報徐子與

子與足下僕與足下交至驩天下莫不聞也別足下
一年矣乃不能馳一价奉訊足下吳卿移書讓僕謂
僕以山林自驕足下豈亦有此謂乎秋中辱使惠之
以書萬里長思頓解復結矣僕以今夏卜築湖南羽
扇葛巾高卧明月客善長簫被以采蓮之曲極恨不
與足下同之也元美秋中過我草堂把盞狂呼猶作
長安中能四顧諸君不在重自傷念于鱗竟以守出
乃得闢園讀書元美言于鱗于僕謂其長揖不拜官
長也斯鱗哉斯鱗哉梁卿落莫山中竟無音耗僕深
思之常蘇上隕涕茂秦近復何狀吾輩尚壯此君白

髮種上矣吳卿還楚過廣陵乃不願我祇以詩寄我
又大讓我可恨足下以書去為僕一謝焉進使者問
知兄嫂諸息俱亡恙尊公起居健更為足下大喜使
復至甚勞具言奉報用謝踈濶歲暮在客霜雪凄其
幸謝故人努力自愛

報顧國子

凌江來拜手書兼篋采發書讀知足下之慮晏君深
也慮晏君即慮鄙人又聞有重貺於晏君又即重貺
於鄙人也鄙人所感於足下豈下晏君晏君固辭遣
使者三以身者再士之義也願未可驟却以逆於下

執事鄙人謂晏君彊留晏君始彊留以待報命於他
日少江子為鄙人言足下近讀遷史必得指嚮矣鄙
人嘗有言外史記言文外盛唐言詩即言學者外孔
孟何適哉鄙事何敢辱貺附謝言於少江子更圖專
使致意焉

報唐文

鄉者一奉顏色頃隔兩秋歲序不停軫念彌篤春間
聞公恙兼夷警俱宜馳一介東訊會鄉園多役心跡
並煩申楮輒蠲命人屢罷彌年抱耿竟坐虛無幸長
者猶能俯諒其心不然者僕何辭焉使來錫命愈益

驚悚儀厚情豐無所仰藉教言欵篤申之以規僕雖
不肖敢忘長者之愛哉佩以周旋感戢無已茲行例
不敢辱既然以長者百里遠愛又難以他貺並也謹
拜海品之惠餘者輒因使返并附一言以謝相違益
遠臨楮增情

報姜使君

侍燕彌日豁我神情輒飄然有凌雲氣視世之束纓
枯冕顛頽其形者全淵矣重使夜臨奉教增悚我公
期我于風塵之外復講人世緝文何故哉贐謝拜命
以稱君意若塗後則羣公有貺命矣復受茲直將安
置之乎輒因使者反報其感愛與受鈞也

又報姜使君

公之德在郵上之奠居帖食者俱公賜也公且不忍
費其盂蔬斗醪僕鄉之鄙人也自竊章服從士大夫
游曾未絲髮以報父老子弟乃儼然而受其數金何
安也則遂反報命于下執事以不敢重已之過以毋
負我公不忍以盂蔬斗醪累民之心不意我公過于
用情切申前命奉諭數過愧汗沾衣終受則負鄙志
終辭則大負公既而思之與其負公寧負鄙志於是
東鄉再拜而受之尚思終遂鄙志則公必有以許我

矣

報徐子與

客塗一聚兩夕作狂幾失天地矣王程各迫遂令分袂後夜對俗客輒欲掩耳當是時思君更切也自郵抵淮東帶拱揖連日夜不休尊君詩并鄙誤竟不得一間書之贈冊遺几上付鄭使君前所云者至濟緘報計足下尚在淮也舟中臺上二作努力相聞

報何侍御

世道日趨士節愈墮縉紳先生高冠華舄乘良刺肥雍容雲霄坐期鼎鼐其視國家利害大計若罔聞知

不當其事者委之分有所拘即當其事者又委之勢有所制惟取夫不切利害之端亡闕身家之策者稍稍補綴便已赫然稱才雄視流輩矣足下獨為國家思千萬年長遠之圖即又毅以身任此豈與前者同軫並驂執鄉讀大疏令我飛揚孤楫北來會憲旌西驚雄心鬱抱披拂亡遺登高作賦索楮揮毫閣中鬼神至今颯然動色誠百年嘉勝矣展別東行夜抵夏津形神困頓僕馭顛顛行路之難令人興嗟高卧兩晨方得束帶正擬命筆誤理鄙語以待將命將命乃今晨叩門至矣起奉華牘展閱數過深用慰喜次于

面侍也使去附致耿上兼謝宿擾

再復何侍御

野刹辱駕再挹清揚高閣停卮長空飛翰珠垂玉燦
霞爛雲流真可並峙江山永標日月而僕以踈狂羈
旅僭陪盛游深愧雕虫尤欣附驥更辱深傾意氣大
擴鄙矇海內相知鮮見匹儔矣握別山門念車馬有
勞色恨不得以身當之邑吏西歸傳命相訊悵然用
慰又辱重使馳翰遠問寂寞啓函涉旬厚念累紙握
以周環益增悚結僕別後即取讀黃帝岐伯諸書命
老醫選方蒼頭煉术今幸次第成劑矣昨從山僧至

藏經殿盡發其所藏佛經讀之篇目浩蕩意義深邈
耳目外駭心志內灼忽悟浮生如寄真空可依形骸
為繼聲利為桎何時拂衣長往窺此禪闕來諭謂讀
檀經有悟兩心如契誠有味乎其言也數日專理芝
石遂罷吟咏無以復命有愧高旨別諭感情受教兩
不敢忘使旋謹申鄙款以致謝于下執事至於賓筵
再叨重以殺釀則來諭所謂感在言外者也僕已卜
望日戒輻北鄉深謝慰留泰岱在南遙切瞻企

報吳明卿

與足下別長遠矣去夏真丞送一書握讀數過愴然

增情偃卧空山函報亡路及元美至奉一書一詩乃
知使節還楚過門不入祇有愧嘆洞庭浩渺音書益
難計今秋使節過揚必得一觀遣使江滸往遲前驅
元美書未乃謂足下擁二姬從西北徑趨上國令我
惆望彌時潸然泪下關山迢遞羽翼參差足下讓僕
以山中自驕寬矣寬矣射陽湖上遇子與謂足下詩
思益雄恨不能即夕見足下握手大呼命楚妃烹鮮
進醴為荆高飲也今已整輿上塗即可北鄉思君數
詩進省足下亦必有相懷者

報徐子與

渡淮報前驅且至不得再握手是造物忌之矣抵燕
見二生攘臂累夕以言相詛僕謂掄才計筭諸君必
不得久住人間諸君事當並以累僕也舍人因起歐
幾折吾齒束帶投刺甚怨見二生則喜每聚必談足
下足下雖遠左右呼之恒若狂奴在側也携李兵亂
足下歸值之足下自愛毋為諸夷所苦舍人則有喜
色奈此狂者何塗間得舟中一首隨去餘不得書近
稿雖為鄭生竊去尚憶書寄我

報何侍御

客塗誨眷銘在心肺不以詞謝歲暮登輿獻春覲闕

回瞻海岱故人在望每用依七翹竚疏報久之乃聞
停役之說令人喟然長嘆功雖未就足下所為宗社
長遠之謀固已白於天下矣馬上遇舊使呼而訊之
口授數語代迓頌言遍發慰我飢渴

報陳駕部

客冬理楫上塗曾授數語于慈人陳生代訊得亡浮
沉不塵坳一接江湖驟遠每憶故人捫蘿停卮之興
輒悵然動色使來錫教則用歡喜四千里授粲直當
珠視豈比恒貺也山中成習一馳馬挾刺便自生悔
公比築館于壺嶠僕心甚矣進使者問起居亡恙東
帶俯仰自是人世恒跡不足為公若願公之才誦非
體也使回緘謝冗極草草

報李于鱗

與足下握別蕙莢積砌矣既別之春聞足下出刺尺
書在袖竟阻北羽諸子書來則詳道足下為郡事抵
燕見王吳二日夕攘臂獨顧足下在遠茫然心折願
足下不離數子語也元美日謂使來已而使果來啓
函發紙歡喜無量寄贈三詩七言更絕一字一嘆至
夜色樓臺雪萬家即王中丞雨中春樹何加焉僕乃
獲之千古生色太行諸篇竒鬱悲壯雄視今古即拾

遺集中未得多觀贈懷諸篇鏗上金石統之難繼矣
憶昔五子結盟義揜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乖謝榛
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髮長往俯仰人事但可悲嘆
吳生亡賴耳目縱橫意常駕僕上髮短心甚頗得意
子此生此生矯厲非僕當之幾負矣原缺足下以為
如河謝生老至負足下路人罵之讀絕榛書榛之羞
萬世矣長篇十絕即當綴報使徃短楮申臆兼致謝
于下執事

報劉一丈

還里累甚幸從長者朝夕長者愛我不殊束髮授經

時也洲上携尊嘯歌中夜自謂長住薛蘿永奉杖屨
不意世網未捐倉皇告别又辱長者飭饌命我贈序
長歌琅然金玉當分斯既于中洲萬象豈僕敢專承
之孤楫渡淮霜雪被道馳驅問舍薊門報春矣一接
世氛眠飡失度羣吏執牘一瞬十麾回首昔游茫然
悵結違來忽已春暮鄉園愁色如何一念相懸日夕
千里長者何以策之伴歸寸牘代謝塵塗易泊初抱
難舒不靳誨言振我朦惑

報徐丈

還廬累歲數承顏色高樓賜譙菴冷中宵別時復以

酒食相召長者之愛僕何慙也鼓柁長淮便隔千里
言念高誼漱若河山一行作吏百苦相攻遠憶青門
行吟軫慨鄉公語我以年少功名不可坐擲用是憐
然乃今轉覺岩栖獨勝耳伴歸寸楮代謝春氣將落
嚇暑乘之強殖自愛遠人增慰

報陳丈

故園參侍寵頤隆渥携卮問渡灑酒握別懷德北轅
關川共遠贈言在麓每一念至啓而讀之至蘆荻秋
陰之句鄉心離思飛越萬里矣伴歸尺書展謝楚雲
在望抱情如何春風殷流勗矣自愛

簡沈丈

還里得奉長者几杖每承太論輒洒然警心賓筵再
叨重之佳編芳醕耳目口腹俱被愛矣孤棹渡淮霜
雪間阻新春方得抵燕遙聞起居違和尋知即復昔
健甚慰車馬稍閒謹遣价問安兼布謝悰于下執事
公年既高且鄉中人靡不人人賴公者強為加殮

報沈二丈

僕之歸樵湖上至寥上也乃公儼綸巾辟裳而日臨
之月下分題雲霞共麗花前作嘯魚鳥爭趨至於片
語相雕千載同奮寸心披豁彼此獨照矣別時辱公

自箋而萃之羣采且又以牋遺我幅上而情即幅上而感也排律一章惜別二章每一歌之便生黯慘攬芳草以增愁把桂枝而嘆息公之念我與我之念公何殊執洲上草堂得子培當不令穢第白鷗然侶青蘿失色寒江聽雨徒動夢思一抵薊門便與案牘作役稍得王吳二子一破之春中聞公渡姑熟訪陳使君使君奇興近復如何澄江憶謝朓石懷李飛翰雄篇當令今古並峙矣車馬已定雅思稍整十記諸牋行當致之間讀鄉中集令人內悒選梓恐未易談郭集已得不公春來佳句可使達人得聞乎

簡素二丈

束髮侍遊誨愛所被歲月共遠歸漁湖上寒夜停橈三錫名章薜蘿生色只尺一水竟阻展覲別時奉華珎品牙局燦然盈莒每召賓陳樂未嘗不嘆雅愛之殷流也首春抵燕便與簿書作伍滄江白石祇有水嘆長者龍卧累暮蒼生繫望雲蒸龍動區宇駭看雖欲長為東海主人詎可得乎南中疏報新夷日來且不能忘情吾場天下事大可憂豈桑梓屢念而已長者目休心計以為如何

報素子敬

歸樵浹歲再辱枉楫驩倍昔好行時百里充塗特騎
別我金石有銷此情難滅海有雲履朝夕需之啓口
躡足恍然動念一別已涉冬春薊門塵事如舊回睇
舊疆閩川悠邈時憶同心但有長慨足下璀璨中涓
雲霞外溢江上秋風桂枝盈把英雄颺起萬里長驅
僕將分華割榮而快馬幸甚幸甚伴歸寸楮代謝既
已煩心目且病口授草上握手有期南雲頻注便翔
如雨惠我德音

報素四子隆

負瘵江干故人辱再訊之別時時使珍品兼以華綸
情鈞推食義切解衣感結在心固有捐替足下種績
典述淵停霞爛耀華炳采即可長奮扶搖竊快平生
以效鼓舞僕一抵薊門塵埃盈抱青山舊業徒切夢
想故人何以教之

報素文學

客冬塗得尊公新命遂具刺托郵卒往報計不至遺
也行時辱特駕豐賚心則內之抱佩無已足下殊束
峻拔華譽雲翔窠廓萬里秋風可待世德重炳照耀
江海矣尊公當久視事新署家報南去幸為寄此翹
情伴歸寸楮謝情長詞簡臨風增結

報唐丈

負病還里未得東後長者游長者則頽儼然辱訊行時又百里命使而遺之貶品精滿筐也此其情不既殷上篤厚哉乃僕何以報焉睹南中近疏知島寇益肆環大江南北而樓之則東海不能無恐長者桑梓之念定復如何伴婦寸楮代謝節候方增遙知起居之恙更祈加愛以慰流想臨風不勝悵悵

報唐子晉

往者卧疴疇隴辱故人進艇來訊披草盤敖俯仰在念理揖問道載辱錫言竒品殊采遠情充溢僕將口

心藏歲月同積矣一別舊廬冬春改序霞石易拋風埃難沈言念同心喟馬傷念足下手握璫玖采注華流行為天下大觀而觀者稱快席籍輝同志者可諒也伴婦草勒申謝長安日近北翔有期行承德音以慰飢渴

報徐二丈

山中數辱問舟一酌一咏江山共遠悲鄙心專蓄也賓筵再侍錫以華章每誦明月百花之句遙情飛越登輶北鄉便涉冬春一作行吏舊抱壙遠我公疑真掇采山峙洲停出而躍馬垂纓自不塵緇其素莽上

如僕者去住俱荒矣歲序殷流訖階甚迫懸心風義
切于飢渴尺牘布謝詞不宣履楚天長望不任翹指

報趙子隆

鄉者卧病山居屈我故人頻問弄卮落日握手春雲
至於兩侍華筵重頒盛品愛被于身江湖共深矣夜
別遂不得再奉顏色止涉累月始得問舍一作塵容
便視丘壑星淵也足下春來綜緝日燦雲流蒸鬱飛
揚當今海內快目向來未得披拂今更悔之看花之
期僅違咫尺燕樓一榻俟整舊歡耳片楮申謝鄙衷
不及繡縷

報解應堅

歸樵再春足下厚我重屋尊俎之情在誨雄文深談
中夜十年舊愛加勳轉篤矣孤棹渡淮關川頓隔歲
序不停忽焉春暮懷人望遠今悵如何足下淵識俊
才流雲耀日秋風只尺翔奮有期慰藉慰藉

報解應儒

林棲寂寞辱故人時一放艇為我破之長嘯雄談颯
然丘壑兩抱擾庖人情文楚上以其咸愛豈專卮豆
哉搵別而止一瞬經春江山悠濶遙然流想春來雄
誤鏘金鏗玉布華舒采一燿萬里矣寸楮致謝詞短

緒長北翔有期不任延結

報陸子和

鄙人初過里也足下海樓既歸始得時上奉顏色洲
前蘿薜頻辱停舟遵渚長吟弄花曼嘯擁衾中夜倚
醉雄談斟酌千載悚怵萬象矣世網相牽忽焉展別
故人不忍別我命我草堂出醕肴而飲食之意黯然
相照也復遺石粲籩品長塗朝膳皆需之矣客舟寒
月時從笥中出所函佳序讀之一讀一嘆才峰峻整
霞布雲流所談左馬李杜俱鄙人蓄之意而難于詞
者得足下數語今可投筆矣春抵薊門便為世事所

迫據案治牘長詞素懷思托寸楮畏書輒廢楊陳君
至則拜遠書于庭大憇 函啓讀恍若參侍復繫之
儀悚矣足下殊采絕調卓立羣倫會時龍變當以文
章主盟區宇青紫浮榮僅高人之緒非鄙人內所相
急也鄙人即日坐塵埃中寄心特遠時與王吳二子
擢坐深語共策不刊外是者迹與之游心去之矣竒
人偉夫宇宙寥上言念同心渺然東海去住不愜闕
山增怨悖喘口牧代謝詞簡緒多江國春深強飯自

愛

報陸長庚

溪上結廬幽樓咫尺頻辱進艇叩我石門對落花之
繽紛坐明月以嘆息玄言獨契華藻時抽取足寸心
便擬千古秋夜深談河山頓隔一水盈匕竟阻握手
是造物忌之矣既渡淮稍得謝客乃索篋中佳序竦
意而讀焉一讀十起頓足長嘆自束髮內交茲上日
遠足下以數語紀撥往跡恍然昔驩意氣不殊容鬢
漸改因之傷念及讀洲上語則又涵然快心足慰離
索矣一抵燕便作案牘中人羣吏環趨如對甕甌百
苦攻人肌骨欲痛此狀不能縷報恐百花樵客聞而
笑之足下龍卧滄江雲深霧遠丹經在握白日難欺

間以其餘綜緝昔采俾左馬曹杜相顧失色吾人之
上計也頃者春水漸深魚蝦可網足下箕踞相嚼散
髮長吟亦有一念以及遠人乎柰何其亡妬也伴婦
寸楮申謝時散客燒燭且且病命吏書之

報李伯章

返耕湖上得時止從足下游明月携卮寒花捐珮酒
酣作賦四壁琳瑯風雨笑談中夜攘臂薜蘿搖颯鷗
鷺驚呼此人生之極驩也幽思方殷離歌忽起足下
念我召二三同志為別草堂大夫人手調羹而食之
贈言二章慷慨莽愴如河梁語即千載一情也孟城

枉別乃百里特駕此情真與江流北遠鄙人將涓滴
而藏之雨雪渡淮離情慘黯長路驅馳獻春始得問
舍躍馬投刺束帶理牘外煩中快孤坐含嗟洲上百
花繽紛春色胡為乎來哉鴻鴈未稀尺書難緘乃辱
飛翰雲墜渥之嘆息足下偉才淵識湛于負華高步
藝林以快天下耳目秋風得意何俟筮決乎鄙人將
抗首矯足以待

報高子明

卧痾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榻花下飛觴進艇
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殮天河

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之屢侍賓筵大
擾侍子臨別夜召酣洽萬端至於遠別淮陰踟躕中
路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故人之情曷有窮已渡淮而
北忽接飛翰一慰舟中稍燕輒取十二絕倚席歌之
翻七乎若乘浮雲而上征抱明月以遠遊擬采古昔
蓋唐太白者流也王子有語躑躅不敢前一出萬象
驚其語殆足下者一抵薊門便折腰從吏然時從王
吳二生尋深松茂林而樂之恍對百花春色四顧同
心渺焉千里輒自傷念足下時過洲前懷人望遠為
情如何幸為我寄謝薜蘿當不久相負也足下抱朱

鳳之文懷白雪之才自當高翔寥宇以快天下浦上
烟霞不得久弄矣俾歸口授代謝汝國春深江山懸
隔梅花有使莫靳報音

報徐養浩

揜別俯仰芳草搖綠春華如此客意何堪憶昨歸樵
幸從足下朝夕花前解珮湖上停撓弄月放歌採蓮
高醉晴雲微鳥漁笛滄浪華句一垂江山共峙高樓
西召卮豆如雲瑤琴獨遺山水在聽釣之足下之情
稠渥矣循已雖堪寸心如結足下高才精思卓絕群
品朝華夕秀絡紛几席恨道遠不能披拂之江上桂
枝秋風獨把遙籍餘馨以蘇病肺俾歸寸楮代謝束
帶草日不旣所含北羽如林莫惜一言報我

報頤二丈

歸且累暮未得乘月蕩撓訪足下武陵溪上恐桃花
流水相與笑之乃足下不棄其鄙時來問凌烹鮮酌
醕停卮待月酒酣耳熱箕踞放歌至於白雪彈暮青
燈對榻款談深語寸心相照矣別時扇屨之惠乎足
知情牋上華篇雲流霞燦時一披拂差解相思一別
俯仰倏焉春暮冗缺裁報忽接遠書把讀千周祗增
嘆息雄文一帙尤見不棄至意卒其三章驚采絕艷

悚人耳目才既疏理復精純藝家如林恐望颺而
道矣扶搖萬里為足下決之行承佳音以助鼓舞俾
婦尺牘代謝束帶草勒不既所抱

報頌純一

卧痾湖海幸足下時辱問之鷄黍之携頻勞待子洲
前聽雨花下飛觴情款懃深百倍舊好世事相迫遂
令分袂中宵握別黯然千里入春抵燕便覺塵埃盈
追念昔驩恣然軫心足下詞華整麗益之精粹鵬搏
鳳翔一息寒廓僕將進承光采以慰翹私僕以麋鹿
之性久曠頓羈雅思日鬱太夫人文尚未能一問筆

石亦真足下諒我也价婦寸楮代謝武陵春暮花
石門長望不見豈勝悵惘

報舒惟弘

中宵握別頓隔河山芳草生春愁心共發兩秋婦卧
數辱故人之私賓席屢叨停盃款洽別筵再侍把袂
踟躕十年束髮之情轉加勤篤矣既渡淮孤舟稍燕
輒取贈言讀之雅思高才統用夫息間從箱篋索得
鄙稿再覩故人獎語喟然長嗟僕生平雕慮勤心厚
擬薄售未嘗不痛知己之難今乃復有知僕如足下
者筆花所及舊思頓驚即僕之自知何加焉第借譽

太陰見采特過又復含慙矣足下高才絕識卓立羣
流向未雄譔未得披拂心每恨之只尺梳搖宇內驚
覩文采流播僕得竊覲而評焉當不讓足下之知僕
也伴歸寸楮代謝江山無極悵矣神馳別時重談行
當緘報

報許性之

零霜握別倏已殘春歲序殷流離心超忽憶昨滄洲
聚首風雨停卮詭語雄談千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
頓遠言念昔遊泫然興嘆祖筵一酌情共盃深載錫
之言金聲滿楮孤舟遠情彼此同之矣春波正深矣

葉漸綠足下鄉所擬賦可得遽聞乎延結延結

報房舜隆

歸釣舊磯欣陪昔侶孤艇頻繫鴈魚滿筐情慙矣情
慙矣中宵握別相看黯然一渡長淮便隔千里燕中
車馬倍昔苦攻求如洲上把盃箕踞長嘯難也足下
種積日富譔述愈精散耀垂華以光一世僅其緒耳
伴歸寸楮代謝對牘草勒詞短緒長江湖浩渺遙思
如結

報楊國子子確

湖上卧病屢枉携尊問渡臨流一酌情寄松蘿別時

召我中堂賜之飲食重庖累豆款愛雲稠矣霜雪登
舟賓旅稍謝輒從箱笥奉令先公集焚香讀之考詞
就班據文審奪殆才鎔唐漢采割蘇曾句嘆字嗟茫
然心折他時托梓僕或得以自叙其今日求見之衷
而綴語末簡附驥千里矣若選校之責僕何知馬行
命意事小吏書其副快即以原還報不敢留珍也俾
歸寸楮代謝江湖天遠把袂何時

報盧子明

歸卧湖南辱足下携尊夜訊酒酣作賦白雪滿天聽
鴻鴈之杳茫把梅花而嘆息竒篇佳藻江山共留贈

別一章鏘乎金石比采而論重逾萬鎰矣俾歸寸楮
代謝秋風只尺翔奮有期佇承光采以慰長憶

報姚子南

鄙人束髮侍遊歲月深長矣令先公私愛在僕江流
比深一念未酬頓成隔世深惟昔誦但有悲惋足下
高才精詣心切鄉慕頻登龍門未遂披拂至今恨之
抱藝高棲雲蒸霞爛乘時龍變豈復測識哉

報潘子欽

湖上幽棲辱足下孤槎問渡坐把卮酒而樂之白雪
放歌青燈作賦雲深鼓角霜落薰葭斯語一出夜色

難收矣展別贈章尤驚偉麗七言排者唐集希覩何
足下之多才博度如此乎嘆息彌襟感悚益切俾婦
寸楮代謝秋江天遠佇看朔奮以快鄙私

報陸從周

卧痾湖干間奉笑語更得雄篇握讀金聲三振錡乎
驚耳也別時又辱長歌贈我車馬稍燕倚席歌之足
慰遙想足下奇文鬱起殊采日流萬里扶搖佇看翺
奮鄙人亦何幸遙分光采而快焉

報張子韶

歸廬間奉玄論便令爽心行時辱豔即未拜命願心
內之矣足下高才古思卓絕流品向來披拂奇文至
今結念乘時龍變才鋒所摧當令羣采靡上失也

報卜子定

婦樵三暑足下不忘昔好時携一卮而問之願僕所
以報之者尋來寸往也歲暮告別又辱走書召我而
賜之飲食停杯深語髣髴昔遊意氣不殊客鬢各變
彼此黯然矣握手密旨足何至情足下高才偉識敢
請停講如更有圖亦幸報我

報沈潤甫

巖棲頻歲故人不棄時辱問之對月携尊折花綴語

所承寵于文者數也別時讌賦高情益篤矣一遠青山便苦吏後回首昔驩頓成悵望吾文時望南洲豈亦為遠人流想乎弄璋之期近則如何价夫片言致謝江雲在望悵矣心飛

報鄒翊明

還里三秋樽俎筐篚所辱愛于足下者頻也告别再侍華筵情款優渥感愛念舊轉覺依仁一去江關河山便遠車馬日馳忽焉春暮聞獻歲北遊東鹿只尺不得握手恨矣

報李翊文

還里累暮幸得數奉顏色山房賜召把酒論心便宛然如束髮侍遊時也中路握別知足下綰情再晨上道河山遂遠言念高誼茫然軫懷矣燈前密託謹結于心鄙力所及定于足下無愛俾婦代謝束帶草草

報王一丈

歸樵湖海幸從長者遊長者不棄時辱問之叨侍華頤盛品石糈之貺義鈞推食高情隆渥絲髮未酬也展別北鄉獻春始得抵燕正謀裁報乃得奉歲暮手書握讀慘然仰天太息足下高才偃蹇萬為指

誠相別俯仰乃遭此舊此卞和有抱玉之悲阮籍有
窮途之泣也願高人偉士 往不隅于時即論其至
又豈必重視軒冕而輕過蘿薜乎足下素有霞外之
心必有以處此矣左子性天澤朴外誘難移鄙人極
心愛之來諭云云尤嘆公之深遠也倅婦代謝兼問
起居

報王先生

臣之受恩蓋自執紼之年至今矣婦樵兩歲未得朝
夕門屏乃辱我師會之中堂賜以華宴魚龍雜劇危
豆紛紛目接心藏江山共結我師形容如舊臣也齒

髮已強歲月殷流往踪在念俯仰身世何可為報我
師高卧朱霞大兄 負才白雪隱見出處之樂可

以兼之矣倅婦寸楮代謝江國春深願言加愛

報徐中丞

婦且三朞竟未得一奉几鳥乃兩承專使賜訊私懷
悚結比于陵阜矣行時期馳一介報別緣閭中父老
念遊子遠出時以酒食相召奈七無聞坐此負心獻
春抵燕即謀托楮寄棕驟無南羽即君至又得奉遠
書于庭再拜啓函竦容環讀古詞霞麗款意淵深繆
當重獎若負荆棘載披重錦雲章滿握仰愧高情徒

增太息而已。郎君華除南國雅稱世德，別諭狂及僮
有包愍茲者，結綬還里，奉觴上壽。明公其無樂乎？猝
裁尺牘，代申謝忱。嚇暑畏人，疆殮自愛。皇惧皇惧。

報趙山人

公老矣，猶能時上過我溪上，採道賦詩。此非恒遊並
感也。歲暮別公公，不忍別我。乃又冒霜雪而馳之淮
淮波浩蕩，北之公情淺小矣。倉卒分袂，一殮未留念
公遠涉心旌，共往春來起居，何似倚杖行吟。篋中詩
草當與靡蕪共深也。佳稿在僕，即為公精之。公可亡
慮奴婦寄此區區。

報于鱗

日辱使上來遺書，倉卒裁報，未盡所懷。案牘之燕時
發所教詩三帙，上讀之一讀，一嘆更讀。鄉長安中語
近者七言愈益渾澀，雄深得之象，上不能求出之意
意不能解，即杜尤難之。况其靡上者乎？可謂千古一
涉矣。七言絕句唯李王可以近之。清夜放歌，翻
然高舉如聽羽衣霓裳也。五言古不多見，律精詣七
言古者則又可敬。杜云：愍之包統，吾才會以神解。俯
仰寥上，何哉斯才乎？淺鑿妄評，助足下一笑耳。鄙言
塵案，或一涉之，必有定議。缺

削其最鄙

者還報缺

豈不可也明卿已拜青瑣吾道生色

足下古心淵識卓絕人倫二三知己撫心長嘆豈必
取信矇瞽哉相去千里便翔頗衆登高有賦不惜嗣
音

報鄭侍郎

中塗啓謝詞多冗竇悚及未已使來奉教乃知明公
篤念蒼生委曲援拯固甚于其鄉之人矣及觀蠲租
留吏二疏備見明公深猷遠策下濟民生上培國脉
危言切論尤足以感悟明主會司農公極言其狀
非不仰體德意第以邊儲為辭謀其所急遂置其所

緩題復之疏亦彊言之唯在明公曲圖仁術以遍及
諸苦則幸矣使旋敬以申復

報陶明府

京國追隨所辱愛左右者至數也吾丈擁旄西騫弟
抱疴南歸江山逖阻尺疏難問心恨之矣使至則拜
遠書于庭啓函涉旬厚念盈楮稍慰離悰復增悚灼
吾文治楚長遠矣即華名亡不人人誦之東南兵急
主上思得竒茂以飭中外徵書且旦夕下也慰藉慰
藉使歸往報瀟湘天遠悵矣神馳

報朱職方

往歲幸得一奉顏色歸卧蓬蒿中遂與世事頓遠旌
旄往來南北至不能馳一介出省罪矣罪矣客冬重
覲龍門大兄以筐篚辱之只尺江山翹佇增悵
使來錫命煉灼亡已再拜啓函遠情雲縟繫之華幣
義溢解衣統之寸心如結矣僕常謂我明英人鴻筆
日燦霞芬而吾揚獨寡七百載幸令先公虎視何李
之間而我公復大擴之佳什名箋照耀耳目豈唯江
山借色而分華割榮僕之得公者更數也公之南徙
時論靡不誦之願澄江憶謝鳳臺思李奇思綺語今
古並發豈至落落莫執僕至不才乃妄有意于作述之
途時唯稽度瑤篇以當私淑敬上粗牋十幅敢祈惠
書一二遙寄僕當懸之上座朝夕整容環讀而取軌
馬拙言一帙求正門下盖俗所云以瓦博珠也公
其能慨然許我乎甚幸甚幸

報鮑山人

累暮歸卧則長者時上以杖屨來燈下談昔棕歷上
四世公乃大父行而折節束髮者相款也德盛矣德
盛矣携牘賜吉一念千感臨別而貺兼道之約書事
末卜諧意則何慙哉佩抱北轅閩川共遠也我公負
高才屈蓬荻中誰不含慨願古之奇人才既不售則

必寄之絕伎以成名我公精意天地之紀而推之隱
培博濟無論自耀其名即后之食公報者赫上起也
公老矣山中風日宜自愛聞春暎尚亟則秉耒之策
何如雨田石湖二公接疇而談大是樂事有冀幸托
報音

報王保定

一分袂便涉五碁鄉以書累御人至使千里馳蜀意
甚厚乃以途未能亟尺書謝愈嗛矣愈嗛矣開府
只尺無間寄棕頤反以書既辱之奉命感悚足下負
駿茂華實殷彰以例詘外案誰不太息第畿甸岷困
甚矣為主上敷德意以起之罔不沐浴膏澤千里
頌義稱良二千石又奚取振珂逍遙執計足下必辨
此聊一質之使歸寸楮布謝于下執事殘暑尚虐人
唯為蒼生加愛

報王侍郎

蕪詞敝縠聊布下棕乃枉賜書獎借隆重祇奉周環
不任悚灼又辱重使授命綺采羝馳充燦庭階下棕
未內高情復縉辭受兼難感忤交念僕受明公之愛
與所朝夕于大兄者即隕越何報哉使歸率尔勒狀
敬致謝于下執事臨楮皇恐

報沈二丈

春暮遣奴持尺疏歸謝而訓述君至則我公既以書
來開函讀涉句便令悵情卒牋又懽然慰喜也公之
讀我書想同之耳五月子培報家園大有麥秋則北
疇定得豐穫及六月得家大人報又駭夏潦公之歲
計竟復何如又念我百花洲上蕩然鷗鷺遊也遠心
萬折矣此有缺鄙人素厭世氛且頻歲烟霞野性益
篤一行作吏萬苦攻人每晨出驅馬經荒園草棘中
蟋蟀振響白露拂袖則恍然憶我洲前秋色黯然內
銷不知為心也公將何以謀之我公高卧紫雲當自

不廢吟弄竒篇俊語可使遠人得一握翫乎近與王
吳二子徵逐稍有數語第付草胥侍已亂錯篋笥中
行當手理之寄請也訓術君歸附此布其區上時坐
省中治牘從羣胥旁歌斜書之公闐居又時上有關
人來當頻治一書報我諸牋十記歲暮為期也

報朱職方

日辱重使使南鄉還報題尺疏以謝附之蕪言已發
乃悔亡追矣長者負金馬才久淹戎署秉軸者時上
言雍容禮樂稱也遂以主客上請命下薦紳先生
靡不華艷而丞道之僕又何問焉劉藝有白下之役

輒以布烟其人孤騎而去不能有以將賀尚容專遣
一价徑叩門下鄉者粗箋計登蘭藻臨楮不任翹翊

報萬按察

挾刺登庭者數矣竟未得奉顏色展慙款乃今憲旄
漸遠所馳情于左右者真與江湖共流也赤炎方烈
客途幸自愛小吏遣婦問訊老父與托將侑之列倘
容執楫南徙幸甚矣幸甚矣倉卒布棕臨楮增悵

報劉一丈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
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

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
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
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
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
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
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
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
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来即
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聞鷄鳴即起盥櫛走馬
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

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願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上語人曰某也驥

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福哉以此常不見悅于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以得無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報孫子升

鄉者卧病湖干故人念我兩進艇而辱訊之握手坐
芙蓉館中停卮譚昔便宛然如執經侍遊時也一行
作吏便日與案牘為伍已逾寒暑且不得間裁一書
南謝故人即故人不責僕上之渴飢何解焉邵生來
乃儼然持華牘貽之僕驚起握讀厚念盈楮旣歡然
喜已黯然內銷也蓋離別誠難矣足下負異才久誦
蓬蒿中大抱英雄之恨決意天人無逾茲秋者獨把
桂枝飄颻天路恨不令僕見之乃投竿秉樞釋羅襲
綬又僕于足下內十無疑也邵生趣歸急屬微疴遂

報陸長庚
酒樓買胡奴勒馬俟矣

暮春一為緘報便又深秋望足下片楮心日斷絕豈
忘之或遂棄之也家大人書報六月大雨至使鷺鷥
棲我芙蓉館中則足下南墅當不能拒波浪浸几矣
細君諸郎君豈安水居即水中拾一二穗穡歲計何
恃大為足下稱苦足下旣苦窮乃禹君又竟長逝又
何也德歲僕走別禹君則禹君曰挾刺訪客僕意旣
能挾刺訪客又安有病即病亡慮也不謂遂已夏中

方對客殮聞之輒棄殮泣數行下此君負奇使氣口
期上又好文致其詞以俱可書足下宜書上成報我
當不使此君遂泯也其孤孳抱影何恃為命足下及
伯章諸君負高義當後已而先之檢箚中得精直二
金以道遠不能買隻鷄斗酒而哭之足下其為我遺
諸其孤時夜直省中秉燭書此朋好星躔存歿闕念
投筆長歎不能為心想足下同之耳

報劉按察子成

鄉者僕負齎歸公為之賦八章歸我此義便金石共
垂也山中睹朝籍知足下持節萬里則人喜再入燕

從諸子游輒口足下義使來辱賜命握牘太息即足
下不忍棄僕上則何當焉吳越兵問海內煽燼計數
豪杰屬足下者多秉旌靖氛書麟垂帛片詞隻
色江山者安能為偉人頌之前使投書不再至昨在
王中郎邸中見後使始得口授數語往報

報顧國子

山中雖不得數見一命駕再投牘情深矣往歲聞崑
寇上通知足下坐烽燧于戟間亟欲馳一介往候因
循北轅遂至自負怪訝者數也陳公入賀則為致足
下所賜書于庭輒啓函讀知尚苦家難太多忿鬱不

得意之詞豈天道人情卒情上哉何以故何以故再
握新祥章讀之率多涉目者新詞一二更大佳此便
可垂世範物省錄云者謙矣陳公歸輒口授數語往
報致其區上秋氣漸高行矣自愛

報凌文學

往歲山中辱足下再訊此情一著于心難解也後聞
島夷寇通急則豈不欲遣一介慰足下憂恐願粹無
健夫可任者及聞寇退則遂因循止裝無間矣陳公
來問足下則謂足下之恨夷最甚稍言狀令我怒髮
上指冠恨不手縛夷啗之願自兵闕以來松楸廬舍

蕩然燼爛者家怨人忿矣寧獨足下哉足下不以僕
言為然則請問諸吳越陳公歸對牘布此用申下悃
唯足下釋然於僕之言毋沉憂自累則僕亦甚幸矣

報管明府

山中幸供芻秣別家時又以遠命辱之日策馬塵中
缺然訊報乃又辱使命遂使愧汗浹衣矣具越連寇
頃且揮戟江門大江南址騷然震恐幸恃旄于猶足
捍攝不迓者危也海宇多故方賴一二豪杰援拯即
不寧其家而蒼生恃焉固大賢之所甘也使去口授
布謝于下執事

報趙山人

趙先生來辱幸賜書又賜詩詩七言凡五首誦之鏗鏗何其詞之粹麗也即情又泰厚乃不能綴數語奉酬山人山人其信我冗上矣山人老矣願益賦詩寄遠作少年語即山人少年時何如又恨不能以身當之也風塵中事不可聞于山人山人善自愛即今世求如山人頽然稱八十老矣而猶作詩若此者固已鮮矣

報惲按察

鄉者幸從足下西署遊也則時上教之此其情深至

及足下擁旌西驚僕亦負瘳南歸閩川悠隔尺書難報祇以長嘆足下不棄惠然幸以書來握讀增感足下秉鉞治楚聲稱炳蔚私心快之興作繁苦犁然底績非足下貞憲即允公私不幾困乎即非足下之大者亦徵之矣冗中口授數語往謝秋氣漸搖落唯為國事加愛

報劉按察

竊誦名德而心嚮之長遠矣人事參差已繇望履鳥奉末光心則甚焉海內多故征輸盜賊蒼赤大困魯齊之墟非復昔日隆甚矣非明公以干旄臨之則何

恃為濟乎此鄙人者所為欣上誦說太息德業之光也便羽敬以一言布下悰餘惟執事者諒焉

再報孫子升

邵君罷棘校則負笈去已函尺書足采往報其尊君既在無城中當不至浮沉也有司上比畿賢書則邵君已炳上高列即其徒則師何疑焉日夜望佳音心目已斷恨不併日首見足下名為足下頃足起舞浮白稱快也舍弟倘幸執鞭斯稱世好矣人婦附致耿耿昨者鄉國故人遺我數醅甚佳未敢開也謹命侍胥藏之以待足下

報陸子和

暮春題尺疏遣奴婦謝亡何子培書來則報太夫人浚江南足下已旬旬往三南治喪歸也是日為足下頃足起仰天長歎潛然泣數行下夫足下負才久屈時人翕奮以快一戰而又以太夫人之故奪之且太夫人三十年勤苦以成子才中道棄去又令尊君日坐邸舍中咄上悲也僕誠私心痛之僕又聞之古聖人慮賢者過情嚴防之曰毀不滅性足下束髮讀禮豈亡覩于此言且足下一身亡論繫閔至重即太夫人所不瞑于地下者猶日夜急也足下其善自愛足

下儼然衰經而廬悲悽之燕時召二三子與之采掇
千古經緯群藻勒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同好則
所報太夫人者固遠也古稱斷機截髮者豈必以簪
綬期子哉况簪綬又足下有也沈訓術婦僭布一言
以效區區緒長詞簡臨風悵結

報宗文

暮春具尺牘往謝及二兄抵燕則知我公已携家廣
陵矣島夷未息則海上居者時上憂恐我公審勢度
變急去其危而先就其安若虜至而為之圖無及矣
家大人心揚已久今且惕冠則鄙心亦急之城巾倘
有繫守公其為我置念即得比隣大奇也大兄既以
失期免校而少兄藝帙精甚復爾暫詘南歸以僕關
于人事則屈甚者伸大二兄之屈甚矣公毋戚上馬
以待其伸未暮也謹附一言以候

報陳使君

日策馬逐群吏走不得一間具牘往訊誠恨之矣乃
公不棄惠然函書粲而遺之僕則何堪馬邑長老時
時治書來則皆睹今追昔恨不得再挹我公顏色而
控馬訴之髻白一詞也邑困甚矣稍上得保其父母
妻子而河伯又以一水魚鱉之天乎天乎我公其將

謂何始孰之聲藉甚他日去之則此地於公又何異
興也以僕觀于當世之從事斯民者如公難矣難矣
寸心久結輒因使者布其區上高秋搖落行矣自愛

報顧丈

日遲南音心目幾絕是月旣望齋居省中從諸省郎
夜集吏報南音至矣輒命吏啓鑰出徑趨徐學士家
取鄉書來衆檢之一檢便見公名則抱書大叫頓首
撫掌幾不能持衆詰其狀則具言我公負高才屈蓬
荻中幾三十年而一旦信之且言公之於我骨肉交
也則其心如身當之矣是夜又命吏啓鑰出報李天

公披衣驚馬喜明日會于朝相與大笑談
少之也誠快之也屬有便羽南歸草布一言以賀其
人孤騎不能有所將更數日有舟者歸更圖之

報于鱗

秋來不得足下一紙甚恨及書來乃又爽然懽喜也
哭梁詩精絕所謂風雷不可開者神來哉神來哉懷
諸子僕句更奇吳生乃以足下後僕于生遂為信抑
恐足下不然也足下諸體各極至七言者高雅奇秀
卓絕今古更百千萬世愈益難耳而僕近頗得意茲
塗雖不得仰同足下蓋亦庶幾焉聊寄一二足下讀

之以為如何徐生再來頗為吳生所苦要之皆
中人也握手不遠聊布區區歲寒加愛

報劉明府

憶與足下揮別僅俯仰耳而歲月忽五更也則豈不
欲走一書往訊願又以人事扼束罷之足下不罪其
踈乃使使馳數千里來辱手書慰藉沾上原也上
采名畫則非所堪之矣每倍為紳先生未議每言江
南賢守令則必首足下僕誠私心快之至觀諸監司
語于足下者言上雋也則又喟然太息嘆我同志之
盛焉第吳越困兵火中久勞大賢區畫 國家計勞

身何以處足下時坐薄牒中草勅不盡鄙臆

報袁使君

節旄抵燕辱長者不棄枉佳幣以臨之在僕者宜朝
夕侍而此身在車馬塵氛中竟不過取一二間奉接
顏色乃其行也又不能取祖道以勞輿人以其愧著
於心難解矣惟長者或有以諒我不然者僕誠懼焉
家報一通敢累使者以致家君書不能悉鄙悰諒長
者能道之也萬里長途惟長者不忘情於家君則豈
惟家君之幸實僕之幸

報鄉中父老

家大人憑恃諸父老之寵靈而以並者稱則既已受
貶矣乃長者不棄其舊而又儼然辱之以言登之楹
宇星辰並麗也則豈惟家大人賴之其目臣以下皆拜
長者之賜舍弟以報書來乃在歲之十月而臣是時
方陪諸大夫未議計吏省中嚴不得接家人語今年
春二月休沐歸邸始得把書始悉長者所為錫言於
家大人狀也則命侍子焚香南鄉再拜而謝之仍遣
一介以申于下執事其不能上壽長者之前以效其
區區亦惟長者諒焉

報王司馬

十月使者以幣貺來辱又有所辱賜於家大人當是
時臣以職事首直中嚴不得裁一言出報使者茲大
兄大夫奉使三輔當首覲節鉞謹申寸楮于下執事
其所感於明公及大兄者即百楮不盡也

報沈二文

去冬再奉手書時以吏役日夜急不得具一言往報
心則甚矣春事方新楚天日遠湖上主人坐事如何
孤艇白蘋明月萬里懷人寄遠鄙人得分一二手鄙
人自秋九月以至春正月省樓也耳目心志俱兀兀
牒牘中及歸邸休沐則上計諸君接而苦之束帶執

刺日紛上道上時念宿采則孟氏所謂予既已忘之矣諸牋十記歲暮為期者何以酬斯語乎每一念至輒用太息我公高棲湖上執筆臨池稚子候門落花滿砌則奚啻壺嶠哉公得之毋輕棄之也海文歸布此代謝訊其時事自詳之

報陸子和

歲之十月足下惠然幸以書來啓函讀上以悲太夫人之不幸以悼尊君中自悲其窮而後辱一言以及不肖此其為言累千矣言上而讀言上而泪也惧駭侍子輒命收之是時方陪諸曹郎計吏省中日夜急

言南報足下會願二文至問足下則云

家城之中闈而朝夕者仍地郊別業別業事上幽矣則鄙人所謂綜緝千古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鄙人負薛蘿之性彊遊塵中時上怨之近復同志窳落世變駭觀倘得長往漁樵以與足下遊幸矣幸矣叔氏南敬以一言問足下其足下錫言於家大人者別楮中謝矣

報高子明

僕之不得從足下湖上遊再看春色矣故人念我時時治書往訊微言欵語骨肉同之願游子日坐簿牒

中且歲時有計吏之後紛上馬竟不得具一言往報
所恃自解者幸故人或有以諒我不然者僕誠懼焉
足下之誦甚矣日望其信不信也豈天之信人易於
其小而難於其大哉則何故則何故僕之能悲兄之
誦而不無揅于誦是僕之負足下深也穀氏云名譽
不彰朋友之過則僕之過奚以請而釋之太夫人起
居亡恙嫂氏新姬消息如何其所為慮我二人同之
矣鄙人在野成習一涉世氛日增怨悔覩於近事則
愈嘆薜蘿之難焉足下高卧江湖勿以用世之念坐
而失之徒令他日生悔如僕也叔氏婦敬此奉候起

居春芬方望願言自愛以慰耿上

報願純一

湖上之為別者再春矣則豈不欲時奉一言往訊願
以氛累妨之其自秋十月以至春正月晝宵省樓也
更難耳秋捷之望人心翕歸竟又報屈深用太息然
梓丈開之足下擴之武陵溪上霞績星燦矣太夫人
無恙諸郎君日穎此便足為樂春疇告急未報交作
足下携二三子執卷談經時過阡陌而嬉焉則其靜
心瑩念真足綜千古而采其精華大業所就便當長
駕一世豈但章黻小小者耳叔氏婦具言往候北翔

有便惠我德音

報李伯章

與足下別湖上而來日月長遠矣乃僅得一書問足下即足下亦僅以一書來既以計吏之後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即足下巖棲者亦或參差羽翼之便即而有念其誰達焉每一軫情輒用太息秋間日竚佳音復爾報屈何哉天意乎抱璞而泣昔者甚之以覩于近事亡怪其然已第其璞者終售且受上賞則足下又何慮焉太夫人起居無恙郎君日駿上有凌雲氣足下俯仰為心其樂如何鄙人別老母而址且與

家君六年別也今又不能使之不萬里遊又自顧鄙人之身才矣則益嘆足下難耳舍弟罷歸書來頗憤尚幸得從長者游是用釋然於鄙衷足下向與僕言甚有念於漢魏夫詩至漢魏上矣李杜稱聖於選則視二代愧焉既善選矣則律亡難者猶探源而可必之委也別未有述一一教我叔氏婦已附一言以謝足下之錫言于家大人者更言之以見鄙悰其示報言慰其杼軸

報于鱗

足下之以諸子來辱也不能效吳黃門所為勞御史

者謹獻家鳧之子二百而餘為佐太夫人朝膳足下
倘以為不辱則命饗人內焉

報于鱗

足下東遊長安則携二三子時上辱焉一觴一嘯星
河倒流天忌其盛一朝而去而生已乃吳生罷為從
事徐生且以使事並吳生南僕孤立矣明卿謫且更
得志日驅徐生醉我邸舍中而王即亦時上以郵書
來獨不得足下一書為恨乃使者則儼然函書采而
臨之手目啓函讀泪淫上下也太夫人起居無恙幸
甚足下為郡筭無尺帛有如一曰振衣去則太夫人

何賴焉足下之念太夫人深也又不欲以一郡為太
夫人憂則去住誠難矣來詩八章神才竒秀意興慷
慨天地間安得此語讀之亡怪今日窮也鄙言二帙
辱足下有至言凡所點綴我者欣然有當於鄙心知
我者鮑子也即使僕裂冠毀冕放之江南而沉之復
何恨哉二生欲會足下于漳水之南其所語足下書
於僕為其尊君索言於足下足下遣使時曾已有言
乎有則命僕書之金軸在僕也南檄日至島寇旣已
寇揚唐觀隋樓俱燼則僕之室廬粉粹可知已日謀
歸謀即歸安棲乎且太夫人老在堂僅一弱弟何恃

僕之方寸亂矣足下雖困得借寸祿供太夫人朝夕無恙甚幸且足下亦何所不得也使者西敬為致候日下赫暑足下自愛

報元美

既別凡兩得手書及詩二幅西山詩竒古可並鱗誤新絕竒甚矣則靡千古走之足下北僅旬耳目日駭吳遂罷給事為丞猶丞馬尚得携其二婦餬口不然者立枯耳僕日夜求吳不得昨已移書舍弟緝我笑藥即得與吳並南尚及大醉花下徐使江南日者掌曹大負其素吳邢州君謀大不諧僕自謂負此子則

散髮入山僕負李終不負僕也我兄弟三四人當俱不能殊吳獨足下以司馬公故或什一可脫洛憲極力于劉劉意已甚已竟亢獲之則足下柰何司馬公移書于僕意不獲前請則從其常者但在齊洛之間恐非所以處足下新銓目攝僕者數矣即言之亡益僕負李又負足下然使僕當是時而能不負二子則僕之辱二子者更大也日與諸生別蘭若泪洒上不休足下怪之乃徵之矣僕即得逐吳生轅則請足下移節于通為永夜語吾三人聯巵浮白者恐遂難數也數時不欲握筆聊匙短楮往報足下其自愛慰其

區區

報元美

使來再辱書言上泪也是夜與徐生把讀吳生邸舍
中又讀二生書黯然相照已乃命酒上酣起舞且歌
且泣索筆賦詩各得一章以報足下乃更相與大醉
而去吳生自謫日過我兩生酷肴幾盡子與即不以
謫且得並吳生南獨僕抱憤孤樓日對豺豹忍之不
堪避之不能其視晝宵永于春秋矣足下去三子顛
楚囚且重愁交錯其心不得見三子一語大為足下
稱苦願不着僕心甚也見贈一章慘淡難讀冰炭

什竒鬱悲慨並軫離騷我輩邁此險畏願于斯道深
矣二子將南足下又遠蜂目頻睨娥眉難與薛蘿塵
念冠冕成仇躑躅四顧我勞如何使歸口授往報郵
書毋惜頻

報元美

使者函書抵明卿明卿已讀報僕方坐愁握書大喜
已讀則又黯然悲也外諭甚訝即策馬問吳上近詳
其說相對失色遂罷觴咏矣我輩已觸諸貴人大怒
李與足下幸遠吳又謫獨日夜急者僕也僕已久置
冠冕獨不肯并其身置之一瞬千念焚馬如絲已謀

乞外即不得挂冠去耳尊君詩當勉為之足下日夕
盧龍驛書漸遠二生且魏日登途四顧躑躅為情如
何足下欲以湘纍視僕上心甚矣于鱗使者亦以是
日至書中言言悲悽決策自劾東歸足下書去疆之
留為太夫人饘粥計且其折腰下郡政名偃蹇非其
人所急也所急者乃在我二人我二人豈惧罷官者
哉倉卒布悃足下

報王司馬

自大兄出使遂不敢以一言輒上千旄願所為感明
公之愛而深念大兄遠違者其情山積也秋高馬肥

胡騎不敢南嚮明威所及萬里生寒明公之巨勳茂
勳並於日月矣國家計功而酬則如明公者宜何如
處焉公快私忻式言鼓舞人便敬上起居唯明公為
國事加愛

報于鱗

使者既西遂不得再通一訊日謂二子必會足下漳
水之南不謂遂鼓柁去我葦蓬飄而散恐遂河山二
子何得亡情長者儘不可忍朱尉至僅亦能道足下
繼使來則又得手書秦時明月時一握之可助狂奴
一笑耳足下抱鬱樓郡中僕如以身當之不則挂冠

而去以謝足下馮中丞為于侍御言足下文學政事
古者流于乃有深意即亡禪足下其藉此以徼福于
太夫人亦足下所急也僕雖被章服從諸貴人游都
無宦意足下與元美握手太行僕即不能奮飛以從
二子二子太行視我將亦為可耳使者且東報司馬
先托言於健兒以歸朱尉使者且西僕當有后言

報于鱗

昨健兒西題尺疏先報詳矣朱尉感厚遇見輒問足
下得除目未且能言足下東歸心僕甚愧乎其人也
其人甚苦遣一遣輒糜數金橐空矣唯足下哀憐之

祀語托之使者三四日可西尚有嗣往

報元美

鄉者與足下別至悲也即夜聚而生解之今而生乃
相繼去矣更悲更亡以解及使來奉札乃又爽然若
足下為我解而生悲也諸品之惠念我念我見懷一
章慘然難目酒狂詩態恣為諸君頓減耳若畏名而
除豈稱鄙人且外此二者更復何名乎夷齊賦幽遠
竒鬱大類騷七言一幅雄渾卓絕如千峰北斷祁
連色峰排紫劍插胡天當與崆峒盤山並峙矣足下
窮愁出塞乃更自雄於文即使放逐足下江南者又

當何如 不能自必其必足下亡恙請以身質焉明
卿六日南子與行乃在十二日竟天其子灑淚而去
僕一病幾作永別近復稍上健食然日遊諸衆人不
得措一語出則不知所之以此憤上眠耳使者歸速
草上具復其奉贈諸篇病思稍起即為之

報明卿

日與二三子燕市遊手足耳目也昨悲王生去尚得
二子破之今二子又去矣僕即悵上安所措語乎前
視足下邸中一上騎便覺寒氣射人至骨則百骸如
火狂惑昏憤時作夢中語方其憤時不知足下去也

稍定乃知之則心痛欲割耳再一日彊視徐生既而
復因對鏡日癯咄上不樂輒又為簿書所苦徐生薄
命又天其子含淚登輅去住增怨昨者馳馬西城忽
欲拔刺足下既而念足下巴東輒淚滙上下掩面反
走足下日就江湖形骸漸放鄙人孤遊棘莽踪跡可
憐握手何時傷心無已昨已移書舍弟誠其出逐于
旄射陽之湖西三君共棹而東醉我百花洲上則薛
蘿楊柳將分華割榮而快馬病中據案中捫展筆累
投悽悵無極前途自愛時惠德音

報黎惟敬

鄙人之聞足下於二三子心甚也一見足下蘭若便
令灑然再醉二三子即中則一日千載矣我二三兄
弟一朝舍我而去之即又不能留足下是天之欲廢
吾手足耳目也又何言哉又何言哉方足下東時鄙
人憤上伏枕遂不能有以效芻秣二君並舟而南噲
孟嘯詭大是樂事昨已誠會弟遲三君湖上倘不過
我洲前大醉者恐桃花流水相與笑之草上布僚頭
言自愛君歸羅浮其伐木結廬以待鄙人鄙人將携
足下拾芙蓉以觀滄海耳

宗子相集卷之七終

